

中华古籍保护工程

2011.11.11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三

宋范仲淹希文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表

代胡侍郎乞朝見表

臣淹言今日奉勅就差臣知杭州仍放朝辭取

便路發赴本任者祇膺寵命伏積震兢臣淹仲中謝

竊以寧海鉅邦生聚十萬牧守之重豈臣克堪矧

為晝繡之行再領宵衣之寄始終極幸進退甚榮

臣方理輕裝即趨便道敢有再三之瀆庶傾萬一之誠竊念臣才不逮人遭逢有素東帶從事四十餘年荷三朝之獎知歷二省之清要職叅仙殿位亞秋卿祿賞被于子孫名級顯於中外報國無狀殺身何成今復還父母之鄉邦逼桑榆之晷刻解冠告老決在此行久事朝廷乍越江海無復瞻望咫尺對敷清光雖小人之心固多懷土而疲馬之志寧莫戀軒臣欲於京城就兩浙舟船載家赴任伏望聖慈暫許臣入謝雲天少叙平生之感退歸

鄉里永為萬足之心賴君父之推恩庶人臣之畢願干冒宸極

睦州謝上表

臣仲言臣昨奉勅差知睦州軍州事已到任交割勾當者獻言罪大輒効命於鴻毛宥過恩寬迥廻

光於白日事君無遠為郡甚榮臣仲中謝 恭惟皇

帝陛下天德清明海度淵默撫群龍而宅吉念六馬而懷驚臨軒以來仄席不暇思啓心沃心之道獎危言危行之臣萬寓咸歡九門無壅臣腐儒多

昧立誠本孤謂古人之道可行謂明主之恩必報  
而况首膺聖選擢預諫司時招折足之憂介立犯  
顏之地當念補過豈堪循默昨聞中宮搖動外議  
喧騰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廢以宗廟祭祀  
之主非大過不移初傳入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  
乞寢誕告次聞降妃之說則臣相率伏閣冀回上  
心議方變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擗墜  
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  
避蓋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致福漢武帝以巫蠱

事起遽廢陳后宮中殺戮三百餘人後及巫蠱之  
災延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妻者殺許后而立  
其女霍氏之釁遽為赤族又成帝廢許后呪詛之  
罪乃立飛燕姊妹妬甚於前六宮嗣息盡為屠害  
至哀帝時理之即皆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  
文帝寵立郭妃譖殺甄后被髮塞口而葬終有反  
報之殃後周以虜庭不典累后為尼危辱之朝不  
復可法唐高宗以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  
而立既而推毀宗室成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

搖寵深則易立後來之禍一一不善臣慮及幾微  
詞乃切直乞存皇后位號安於別宮暫絕朝請選  
有年德夫人數負朝夕勸導左右輔翼俟其遷悔  
復于宮闈杜中外覬望之心全聖明終始之德且  
黔首億萬戴陛下如天皇族千百倚陛下如山莫  
不雖休勿休日慎一日外采納於五諫內彌縫於  
萬機而况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庭諍國朝之  
盛有闕即補何用不臧然後上下同心致君親如  
堯舜中外有道躋民俗於義皇將安可久之基必

杜未然之釁上方虛受下敢曲從既竭一心豈逃  
三黜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贖以嚴誅授  
以優寄郡部雖小風土未殊靜臨水木之華甘處  
江湖之上但以肺疾絲舊藥術鮮功喘息奔衝精  
志牢落惟賴高明之鑒不投遐遠之方抱疾于茲  
為醫尚可苟天命之勿損實聖造之無窮樂道忘  
憂雅對江山之助含忠履潔敢移金石之心仰戴  
生成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臣淹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渙渥自

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盡出

高明殊登祕近臣中謝竊念臣發自顏巷賓于舜

門一第為榮四方無效爰自書林預選桂籍升華

耻汨沒以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

希英主之知伏惟 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

漢高之豁達坦聖懷而虛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

聖之艱難而成丕業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

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

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之禍終垂藥石之良陛下

日月垂光江海敷量恕其萬死假之一麾望已絕

於青雲咎未更於鴻霈俄易藩宣之寄寧分肝具

之憂忽隆綸章荐加寵數而况闡圖書之府切處

於深巖踐雲龍之庭當備于顧問非名儒而不稱

豈曲士之能堪矧筮清曹仍居舊治輝榮大集志

願何求敢不內守朴忠外修景行進退惟道尊聖

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

文正公集 卷之五  
五  
饒州謝上表

臣漸言昨奉制命落天章閣待制守本官差知饒州已到任禮上訖狂愚之誠進多冒死仁聖之造退亦推恩守土非輕報天無所臣中謝竊念臣出自畎畝階于樞紳驟升天閣之游親委王畿之政臣至孤難立屢請弗諧眷寵既隆補報宜異必將危墜猶或建明處事未精發言多率智者千慮而有失愚臣一心而豈周情雖匪他罪實由已然而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伏蒙

皇帝陛下惟天為量無大不容與日垂光何微弗照止削內朝之職仍分外補之符當死而生自勞以逸君恩彌重臣命愈輕敢不動靜三思始終一志此而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入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庶從師訓無負天心瞻望闕庭

潤州謝上表

臣漸言奉勅移知潤州已赴禮上者幽遠之誠未嘗聞達高明之鑒俄復照臨臣中謝伏念臣起家

孤平蒙上獎拔置於清近之列授以浩穰之權聖  
惟知人臣則辱命徒竭誠而報國弗銜口以安身  
言涉大臣議當深典可無退省抑有所聞汲黯漢  
之直臣嘗疏公孫之短裴度唐之名相亦陳元稹  
之非斯實忠良豈無讒毀臣聞孔子曰天下有道  
政不在大夫前代國家或進退群臣聽決大事若  
出於君上則中外自無朋黨左右皆為腹心若委  
於臣下則威福集於私門禍釁積於王室故三桓  
興而魯弊六卿作而晉分徃古興亡鮮莫由此孔

子之論昭昭不誣是以君道宜彊臣道宜弱四瀆  
雖大不可受百川之歸五星雖明不可代太陽之  
照臣按大易之義坤者柔順之卦臣之象也而有  
履霜堅冰之防以其陰不可長也豐者光大之卦  
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見斗之戒以其明不可微也  
臣考茲前訓慮於未萌當危言危行之秋有寢昌  
寢微之說謂大臣又次在進退而得宜謂王者萬  
機必躬親而無倦揔擘綱柄博延俊髦議治亂之  
本根求祖宗之故事政懔舒而自我物榮悴而如



天人心不在於權門時論盡歸於公道朝廷惟一  
宗廟乃長臣之所言殊未盡意重煩上聽再貶遠  
方削天閣之班資奪神州之寄任重江險惡盡室  
顛危人皆為之寒心臣獨安於苦節蕭望之口陳  
災異蓋無負於本朝公子牟身處江湖徒不忘於  
魏闕未知死所敢望生還伏蒙 陛下九日垂光  
八風迴力察臣有犬馬之志恕臣無塵露之勞特  
出聖衷稍遷使郡庶如行葦保於勿踐之仁鑑若  
鳴桐脫彼在焚之患敢不長懷霜潔至效葵傾進

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  
淪草澤以忘憂上副聖知下逃群責

延州謝上表

臣神言伏望勅命就差臣兼知延州軍州事已到

任交割管勾訖討伐之秋委寄方重豈繫懦品可

副聖憂臣

中謝

竊以延水極邊東夏雄屏控黠虜

之衝要歷大臣之鎮臨范廷詔出師於塞門向敏  
中移節於京兆斯為劇任曷在匪人况經侵軼之  
虞彌藉輯綏之政宿兵既盛為地可知臣職貳統

戎志存殄寇所宜盡瘁敢昧請行自薦老成固慙  
於漢將誓平此賊詎擬於唐賢伏蒙 皇帝陛下  
曲徇微忠亟頒成命寬其無狀用之弗疑臣夙夜  
敢寧奔馳罔暇刻時莅事翌日興師庶牽制於戎  
心仍掩襲於邊路大軍已出中使聿臨不謂孱謀  
偶符睿筭所期克勝少慰焦勞重念百姓屢驚體  
當招撫五兵乂戢務在訓齊如治亂繩必期於耐  
事先除害馬亦假於行權仰賴聖威即紓邊患

謝降官知耀州表

臣仲淹言蒙恩降授臣尚書戶部員外郎依前充龍

圖閣直學士知耀州者實負大尤尚從寬宥雲天  
之覆頂踵何酬臣中謝竊念臣才本迂踈識非機

敏屢由狂率自取貶放朝廷以邊有擾動是使愚  
使過之秋微臣以國有急難當忘家忘身之報自  
膺寄委罔敢遜避而力小任重智小謀大勞心已  
竭處事逾乖苟利國家不恤典憲宜及於禍以貽  
厥羞伏蒙 皇帝陛下日月照微天地包廣謂千

文正公集 卷之三十一  
九  
慮之智猶有一失萬物之材固無全用軫茲孤弱  
播千生造削其官足使明大戒存其職足使思後  
圖臣敢不更勵疲駑愈加修省庶陳纖芥之効上  
荅高明之私

耀州謝上表

臣仲淹言伏奉制命降授戶部員外郎依前充職知  
耀州已到任訖雷霆之威足加死責天地之造曲  
致生全臣中謝竊念臣運偶文明世專儒素靡學  
孫吳之法耻道桓文之事國家以西陲搔動之際

起臣貶所特加獎用臣自知甚明豈堪其任但國  
家之急不敢不行自兼守延安莫遑寢食城寨未  
謹兵馬未精日有事宜處置不暇而復虞內應之  
患發於邊城或反間之言行於中國百憂具在數  
月于茲而方修完諸柵訓齊六將相山川利器械  
為將來之大備不幸作者高延德來自賊庭求通  
中國之好其僭偽之稱即未削去臣以朝廷方命  
入討豈以未順之款送于闕下此不可一也或送  
于闕下請朝廷處置又恐荅以詔旨則降禮大甚

若屏而不答則阻絕來意此不可二也兼慮詐為  
款好以殆諸路之兵苟輕信而納之賊為得計此  
不可三也又寶元三年正月八日曾有宣旨今後  
賊界差人齎到文字如依前僭偽立便發遣出界  
不得收接臣所以却令高延德迴去仍諭與本人  
須候禮意遜順方可聞于朝廷亦已一面密奏臣  
又別奉朝旨依臣所奏留鄜延一路未加討伐容  
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臣方令韓周守  
在邊上探伺彼或有進奉之意即遣深入曉諭適

會高延德到來堅請使介同行况奉朝旨許臣示  
以恩意乃遣韓周等送高延德過界以系其意或  
未稟承則於臣為耻於朝廷無損及韓周等迴且  
言初入界時見迎接之人叩頭為賀無何前行兩  
程便聞任福等有山外之敗去人沮氣無以為辭  
賊乃益驕勢使然矣其迴來文字臣始不敢開封  
便欲進上都鈐轄張亢懇言曾有朝旨若得外界  
章表須先開視及僭偽文字應有辭涉悖慢者並  
須隨處焚毀勿使騰布臣相度事機誠合如此章

表尚令先開况是與臣文字遂同張亢開封視之見其挾山外事後辭頗驕易亦有怨尤與賀九言齎來文字意度頗同非戎狄之能言皆漢家叛人所為枝葉之辭也恐上黷聖聰或傳聞于外為輕薄輩增飾而談有損無益臣尋使焚毀只存書後所求通好之言及韓周等別有劄到邀求數事並已納赴樞密院今於涇原路取得寶元二年七月十四日聖旨劄子一道並如張亢之言其所求文字果合焚毀則臣前之措置皆應得朝廷處分唐

相李德裕與將帥王宰書為游奕將收得劉稹章表悖慢無禮不便毀除今向後賊中文字所在焚之亦與今來意合其劄到數事內一事如臣所諭取單于可汗故事欲稱兀卒以避中朝之號此大事稍順餘皆可與損益儻朝廷欲雪邊將之耻當振皇威大加討伐亦繫朝廷熟議必持重緩圖之或朝廷欲息生民之弊屈一介之使重論利害苟能聽服亦天下之幸也臣前所措置於此二道並未有妨然以臣之愚處茲寄任豈得無咎何敢自

欺伏蒙 皇帝陛下至仁廣度不欲彰臣子之惡  
 特因此量行薄責斯天之造也臣之幸也臣敢不  
 夙夜思省進退揚厲犬馬有志曾未施為日月無  
 私尚茲臨照

乞小郡表

臣仲淹言臣聞先民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  
 下之通規也進人以禮君親之盛德也臣仰逢明  
 聖俯念拙艱撫此病軀敢期生造臣中謝竊念臣  
 前在饒州日因學行氣而有差失遽得眩轉之疾

對賓客忽倒不知人事尋醫救得退自後久坐則  
 頭暈多務則心煩昨在延安數曾發動戎事方急  
 雖死難言及降罷之後猶乞專領邊城蓋欲竭心  
 豈敢避事無何赴任耀州以炎熱之期歷涉山險  
 舊疾遂作近日頗加頭目昏沉食物減少舉動無  
 力勉強稍難見於永興軍請醫官看治次其本州  
 公事權交割通判發遣臣賦性本蒙處心至狹國  
 家擢於清要有遇事輒發之尤寄以重難無思患  
 預防之智言必取悔舉則敗官未踰數年實經三

黜頻招物議屢黷宸聰費天力之主張由臣命之  
竒蹇矧念抱病何可貪榮處於善藩已多優幸帶  
茲近職深未遑寧伏望 皇帝陛下推至仁之恩  
施曲成之化念其履歷出自遭逢特發聖衷不循  
朝例以臣學士之職改一庶官或且在當郡或於  
隨郢均汝之間守一小州庶獲安靜尚圖痊瘡雖  
貪冒微祿詎逃病者之譏而遜避清班少緩有司  
之責儻形骸未頓藥餌有功則當再就驅馳上酬  
亭育

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竊以三代右文四郊立學尊嚴師道教育賢材被  
服禮樂之風準繩仁義之行功磨國器標率人倫  
式致用於薦紳乃助成於聲教俊造以之富盛基  
業由是縣昌至于唐家中外建學文物之盛三代  
比隆國家徇鐸敷文舞干布化四方庠序比比而  
興萬國英翹拳拳以勸臣伏見餘杭郡素為善地  
蔚有秀民宜恢正始之風丕變輕揚之俗前知州  
李詔在任日重修宣聖廟建置學舍數十厦而勢

顯敞允為儒宮足容絃誦之流迥處雲山之勝臣  
自出守此郡延見諸生據衆狀舉請曾到御前進  
士揚希堂領文會有二十餘人日課藝業其來不  
已所益居多臣欲乞朝廷依天雄軍江寧府特賜  
州學名額用明勸導庶獲修長歲時不隳方俗可  
厚顏閔德行遠侔洙泗之間唐虞文章廣及江湖  
之上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讓觀察使第一表

臣仲言馬遞降到誥勅各一道特授臣邠州管內

觀察使仍依前邠寧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  
略招討安撫等使非常之命既出於絲綸未盡之  
誠敢逃於斧鉞臣中謝臣聞先王爵以尚德祿以

報功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  
祿此百代不易之典也臣又聞貴貴者為其近於  
君也漢遣御史繡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  
出節度使以軍禮見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  
郎出則居廉察刺史之任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  
亂措置乖失廉察刺史之位遂為武官學士丞郎



一出為之謂之換過入朝則不復其位故士大夫  
寧甘薄祿而不樂換之者久矣况今用兵之際事  
繫安危今日之命理有利害臣儻默然而受一則  
失朝廷之重勢二則減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  
之怒四則鼓軍旅之怨五則取夷狄之輕六則貽  
國家之患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為經  
略安撫副使次則分領秦慶二州兼本路都部署  
司兵馬公事次則進秩為本路都部署兼領經略  
安撫招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用

內朝近臣出臨戎闡以節制諸將孰不以朝廷之  
勢而望風稟律臣輩亦以內朝之職每覩詔令之  
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  
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無嫌矣今一旦落內朝之  
職而補外帥前在左右丞諸行侍郎節度留後之  
上今降於知制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興之下  
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則失朝廷之重勢一  
也又既為外帥則今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  
於軍中或有害於邊事豈敢區別是非與朝廷抗

論自非近臣無彌縫其闕之理縱降詔丁寧須令  
奏覆而臣輩豈不鑒前代將帥驕亢之禍存國家  
內外指蹤之體此則減議論之風采二也臣又自  
至邊上常責將佐當圖實効上報國家勿樹虛聲  
妄求恩獎故得歲年以來所奏邊効稍稍得實不  
至矯誣臣方經制補葺以救邊防之闕而西賊猖  
熾枝葉愈大臣則一年之中三換寵數將何面目  
責諸將之實効此則發將佐之怒三也又臣聞自  
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樂則可共其憂患而為國

家之用故士未飲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  
饑今邊兵請給粗供樵爨醋鹽之費食必粗糲經  
逾歲年不霑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勝甲棄而  
埋之負罪以逋未能遠去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  
不忍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心同其憂  
患為國家之用不亦難哉昔祿山之亂河北三十  
餘城俱歸於賊者非皆攻而下之由衆心無恩當  
未危之時勉以從事及既危之後翻然改圖劫長  
吏以應賊皆此類也臣每思之則常寒心古之方

侯獲其厚祿養敢死之士以備寇患今之戰士養有常廩賞有常格臣得千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於家使彼目而銜之以待其釁爾臣恐此輩一日倉卒乘怒而發劫長吏以應賊不能為國家之用而能為國家之患矣此則鼓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所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自到邊上其熟戶蕃部皆呼臣為龍圖老子至於賊界亦傳而呼之且不測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沿邊小可首領

並偽署觀察團練使之名臣若受茲新命使蕃部聞之適足取夷狄之輕五也臣謂國家此舉使四路首帥失朝廷之重勢減議論之風采發將佐之怒鼓軍旅之怨取夷狄之輕由斯以往必敗乃事寧不貽國家之後患哉此六者臣上為國體而辭之也再念臣世專儒素遭逢盛時以文藝登科陛下擢於秘館處之諫司歷天章龍圖之職可謂清切矣寒士至此大逾本望儒者報國以言為先如臣曩者不能練事効賈生慟哭長太息之說黷于

聖聰以中外共棄屢經貶放亦已塞朝廷之薄責矣然今之狂士效唐人肆言朝市徃徃甚於臣者而朝廷容之直以臣於無事之秋先為之言故天下指之為狂矣而臣自追其咎未嘗怏怏此搢紳之所諒也前春延安之戰主將不利大挫國威朝廷有使愚使過之議遂及於臣逮臣至于延安竭心悉力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之意既廢復用無所逃遁臣顛沛十載灰而又然者數四矣臣自知孑孑惴惴非將相之才豈了大事但國家急難之

際邊鄙之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屢困日勉一日俟將帥得人臣即引退丘園詠歌太平雖多難之夫有全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朝廷豈有貪夫畜臣落近職而增厚祿將令長居邊鄙永謝丘園非臣之所期也臣本有風眩之疾聞命以來心墮氣索不知其涯緣臣夙夜乃事精爽已乏量臣之力豈堪武帥長為荷戈之事乎此臣下為私心而辭之也伏望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獨斷追還新恩

許存舊職則是以內朝近臣經畧邊事節制諸將  
其體重矣而况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志亦異臣  
輩不願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祿者如方榮劉興  
輩必不願減厚祿以就學士之清列矣如使四路  
之帥上失其勢下撓其志沮喪不樂意衰神瘁則  
事有隳墮豈復能振謀發策為國家長城之倚哉  
恐非陛下推委使人人盡心之意也一昨宰臣堅  
讓三公雖已行之命蒙陛下特俞其請臣今冒犯  
天威為國體而辭之者六為私心而辭之者一苟  
獲命臣當繫身慶州之獄自効無功冒賞之咎  
又効違制不受之罪以聽于朝廷假使朝廷極怒  
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祿敗名速禍死  
於寇亂之手此臣之所以知其退而不知進也惟  
天鑒處之

第二表

臣柳言馬遞降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所除  
觀察使且從廩秩之優益慰戎行之望者祇膺寵  
異載被辱愚心戴雲天足臨淵谷臣中謝竊念臣

器業無取誤荷聖知國有急難固宜自効臣奔走塞下首尾三年曾無寸功以稱上意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曲敦寬宥未即嚴誅今又擢居廉察享千鍾之厚祿加千金之重賜於臣何少哉臣固上表陳讓者蓋為國家未便何則落內朝之職改為外官使節制諸將頓失體勢又無功進祿發將佐之怒積貨于家鼓軍旅之怨况慶州與賊界相接其逐族首領管三五百人者便偽署觀察團練之名本司常時行移邊上文

字及招安榜示若署臣新銜彼則相輕此皆未便之端也又四路文帥自来帶內朝之職而行節制凡百將佐無不稟服方且力修邊備堅禦賊鋒賴其協心將圖成效一旦遷改人情大惑知者謂去此近職改為外官非美也其不知者謂有何奇功加此厚祿非宜也經畧使既無功遷改則經畧副使豈得無望兼鈐轄都監等出入暴露衝冒矢石比臣處任尤更重難見此遷改必有不平之意若朝廷不待有功例皆進秩則諸將驕墮誰復自奮

國家邊事為之柰何此又未便之大也伏望陛下  
發於獨斷追還此恩臣得帶內朝職名節制邊事  
其體且重副使鈐轄都監等即無不平之意各思  
自奮以求功名又得經畧招討銜位與偽署蕃部  
之名不相交錯免生輕易此事體大乞垂聖鑒特  
降中旨如不獲命臣當踐言繫獄上請不敢逃罪  
臣亦知本朝李維陳堯咨俱自學士換觀察使當  
時四方無事非領節制但享厚祿為優賢之命與  
今事體不同臣非罷陝西經畧安撫副使日便乞

落職守員外郎知一小郡而朝廷不從今却堅辭  
廉察之位請存學士之職者蓋居節制之任藉朝  
廷之勢以重其體也且儒生後進換入武帥或居  
於上則多增憤必有怨言或處於下則多見抑亦  
無成功惟異其品流隆其委注彼則望風懷畏靡  
敢不從此為得其體也况臣孤立明時無結託之  
跡遠居極塞非進用之地如朝廷疑臣不就右職  
別懷過望即乞聖慈依楊偕張存例特許解去邊  
任仍乞落學士之職換一刺史或守郎官於隨郢

間知一小郡臣死生幸甚死生幸甚非領重寄固不敢借內朝之職矣如受命之日却有翻言甘俟鼎鑊惟聖鑒裁之干犯天威

### 第三表

臣淹言馬遞降到御前劄子伏奉聖旨以臣上表

陳讓就除邠州觀察使事當體深衷勿循小節前來成命即宜祇受者天語重臨莫非敦獎臣心再剖合盡懇私臣中謝臣聞虞舜以舍己從人而稱至德此聖人感人之要也又聞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此人臣事君之分也竊念臣世為文吏拳拳素風國家以西事之急用臣過次俾預經畧三年于茲進不能行討伐之威非勇也退不能宣懷柔之化非智也非智非勇豈主帥之材固當自効聽于有司豈期睿恩驟進寵祿臣退省無狀深所未安况臣前表所陳謂落內朝之職則失朝廷之重勢既為外帥則減議論之風采獨受寵名發將佐之怒積貨于私鼓軍旅之怨與偽署蕃部同其官號取夷狄之輕由斯以往必有敗事以貽國家之患



此物情可見朝廷必已照之非臣之敢誣也况臣懦厄之質宿患風眩近加疾毒復多鼻衄膚髮衰變精力減竭豈堪專為武帥以圖矢石之功此臣量力之所不能也明矣且如劉平本是文臣衆推忠勇尚不能將帥之任朝廷察臣之材能如劉平之武力乎昔唐用房瑄虛名將兵拒賊一戰而潰危困社稷此前人之明驗微臣之深戒也重念臣出處窮困憂思深遠民之疾苦物之情偽臣粗知之而天賦褊心遇事輒發故居其外則寡悔處於

內則多咎臣自知非朝廷進用之器如未獲退則願義守一藩奉行條詔庶幾為聖朝之循吏亦足託青史之末光垂於來代今以邊鄙方艱承乏於此禦寇之力賴諸將佐臣則日夜思省救其闕漏而已衆知儒臣固不責其勇力及改武帥則取笑於三軍其諸咎有不辭者或當壯歲或負雄才非臣之所及也裴德興張可久並命閣門使一受一免朝廷各從其志斯有以見虞舜舍己從人足以感群下之心矣臣又荷聖知叨居近列何獨未獲

其請臣竊自疑今邊上新有事宜已發走馬承受  
張翔赴闕敷奏本州全闕部署鈐轄臣未敢下獄  
待罪再瀝肝膽上冒斧鉞伏望體天法道欽文聰  
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垂至明之察推廣生之造  
許臣依期帶內朝之職經畫邊方節制諸將小事  
行之大事言之為朝廷之耳目其體甚重臣尚可  
力疾為國盡心其武帥之權寵祿之過臣敢不揆  
度固以死請干冒天憲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四

宋范仲淹希文 著

謝許讓觀察使守舊官表

臣琦言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却守舊官者  
寵祿固辭涉邀君之大咎聖言惟允推舍已之至  
仁臣中謝臣聞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哲王之體也  
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儒臣之行也上得其體足以  
寧家邦下興其行可以導風俗臣親逢盛美得不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天下稱慶哉竊念臣少游

庠序長登科級周旋孤宦了無聞達伏遇體天法  
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金鑑臨御多士  
駿奔於千官百辟之中擢臣諫諍之列置臣圖書  
之府揚歷中外恩常異等自西陲用兵朝廷旰食  
遣臣經畧邊事歲月無狀亦嘗得請示以招納之  
意期于平定而物議喧然禍在不測上賴日月垂  
照保全微生暨再委方面專此一路又無出奇之  
策惟知守禦而已日常自訟以待來者陛下濬發  
宸謀思欲崇諸路之寄例改庶車且從廩祿之優  
兼貴稱呼之重霈然渥澤被于弱質臣以今之觀  
察使列為武帥書生何力可堪此任幸以內朝之  
職為國家心腹耳目權節制之任其體任重不煩

改作願迴寵異少寬憂慄三黜天聽義不容誅伏  
蒙陛下念進人退人之禮察如慢如偽之情特降  
俞旨許存舊秩臣且懼且喜不知所為懼者有不  
即從制之罪而尚屈彝典喜者以不奪稽古之志  
而復被儒紳臣敢不竭力悉心夙宵乃職謹疆場  
之細事佇干羽之大猷退作頌聲仰答聖造

謝傳宣表

臣泚言入內侍省高班陳舜封至伏蒙聖慈傳

宣為日近差除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中書  
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用兩地非出擬議  
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臣密舉  
臣僚代臣邊任奏聞聖言天意非臣敢當仰戴光  
靈伏增戰汗臣中謝竊念臣素乏才策誤膺獎寄  
經制西事三年于茲會微毫髮之功方俟雷霆之  
罰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  
特降密旨許以重用豈茲無狀之跡可承不次之  
命况羗戎素詐遠鄙多虞若以社稷之靈自然嚮  
化則臣當自揆以請便安抱病之軀假一近郡靜  
臨民政退保天年如朝廷未議解兵臣願奔走塞  
下再竭心膂少贖過尤何敢輒舉他人代已邊任  
惟期自効上答聖知

讓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表

臣漣言三班借職劉仲顏齎降官誥一通勅牒一  
道伏望聖恩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  
差遣依舊者在物之情向榮必喜自天之命過寵  
則驚臣中謝竊念臣齊魯諸生本無榮望素乏佐

王之術豈期遇主之知伏蒙皇帝陛下采自孤平  
擢于侍從無似之迹每玷聖造前年以羗戎負德  
官軍失利朝廷特命韓琦與臣同貳經畧歲時之  
間琦以節制不行而免臣以招納非宜而罷尋分  
四路復領中權二年于茲一功未立屢叨進改深  
負愧羞雖朝廷憂勞且務姑息而其下將佐覩臣  
忝冒必思僥倖豈復有實効之心臣亦何面目以  
責率其下令邊畧未固兵力未強威令不揚戰鬪  
多覆因循已甚平定無期一時寇逼三川其勢可

困而葛懷敏等入賊伏中一戰大潰殺傷滿野驅  
掠無算臣以本路多虞救援不早臣方痛心疾首  
日夜悲憂髮變成絲血化為淚殞歿無地榮耀何  
心今日之恩非臣所望臣昨蒙朝廷特除邠州觀  
察使累章獲讓已煩聖聰三黜之誅豈當再冒然  
臣有愚心不敢不盡有謬策不敢不陳雖屬邊臣  
實叨近職敢不議論少裨聖明傳曰事君如事親  
又曰君臣同體當此安危之際豈敢事形迹避嫌  
疑而不盡心於君親乎魏元成曰隋以事形迹而

亡唐太宗深然之今願陛下恕臣萬死采臣一言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觀易震卦曰震亨謂聖人  
因震恐而致亨大也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是皆  
得易之旨畏天之威而致其亨矣陛下其捨諸昨  
者鎮戎兵敗之後天色陰晦十日不解水冰地震  
群心憂傷此將帥失人生靈致陷天地震怒之意  
也冬至後一日申時慶州又地震此陰陽戰而致  
動占書曰四夷為中國之陰是夷夏交爭未寧之  
象也自西事以來延安東路壯路官軍傷折萬餘

人并金明承平諸寨殺虜過蕃部萬餘戶約四五  
萬口及麟府喪陷鎮戎三敗殺者傷者前後僅二  
十萬人矣死者為魚肉生者為犬羊臣仰測陛下  
之心必大震動而天下莫知但見爵賞頒行疑朝  
廷高枕負茲生靈願陛下因其震動過崇謙讓以  
柔遠未至選將有差之辭告謝于皇天后土五岳  
四瀆以哀痛之旨誕告多方下感人心上答天戒  
陛下既已罪已兩府大臣必有遜謝之請小損勳  
爵而復其位臣等則宿兵困民討伐未効罪之大

者請落近職左降一官帶責授二字乃削除經畧  
招討等使名祗管勾部署司公事以謝邊陲以警  
將佐以勵軍旅如此則天下聞朝廷罪已知陛下  
之心不負生靈將佐軍旅等見主帥負責知天子  
必欲破賊即皆震懼甘為艱辛更無僥倖之望臣  
等得以嚴率其下日夜聚謀上賴威靈可期平定  
仍請詔下部署以下非大功不錄鈐轄都監非奇  
功不賞其班行將校軍士等所得功勞依舊量大  
小酬獎此救弊之端也今西賊漸熾恐謀深入陛  
下誠能與大臣密議行臣之策天下幸甚如失此  
機會行恐後時儻朝廷不取臣言則邊上終無大  
功浸有大患其勢然矣願陛下以大易之旨取古  
聖人之用心則震而後亨受景福於無窮庇蒼生  
於大賚臣之愚心謬策盡於此矣所降到誥勅等  
臣有此一策未敢拜受

謝授知邠州表

臣淹仲言伏蒙聖慈特授臣依前行右諫議大夫充  
資政殿學士知邠州軍州事及管内勸農使兼陝

西四路沿邊安撫使改賜推誠保德功臣者陟降  
秘殿為寵甚隆撫按邊庭所寄至重臣中謝竊念  
臣涉道尚淺立身本孤偶緣英主之知獲廁通臣  
之列進登二府叅預萬幾議刑賞則不避上疑革  
僥倖則多招衆怨心雖無愧跡已難安而况親奉  
德音遠憂邊患既此聞命誠合請行始塵宣慰之  
名來撫凋疲之俗纔周晉地將適秦關屬府庫之  
已虛積兵旅之尚衆動費萬計理當三思願假一  
麾就兼四路亦可處其疆事庶不傷於國財詔旨  
弗從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露請陳戎狄之機伏  
蒙 皇帝陛下俯照臣心特廻天聽罷政府之重  
責加仙殿之寵名徃守要藩遙按諸部存茲國體  
簡于聖心臣敢不即日首塗奉詔行事生民疾苦  
可得詢求邊塞機宜更當籌慮用罄臣節以酬聖  
知

邠州謝上表

臣淹言伏奉制命授臣資政殿學士守本官知邠  
州兼陝西路沿邊安撫使已到任訖祕殿清華舊



文正公集 卷之五  
潘要劇祗膺渙渥伏切震驚臣中謝竊念臣生遭  
文明幼蹈聲教登于造秀之級涉彼州縣之勞寢  
遷榮塗過被宸眷擢居近府叅對大猷詎有興邦  
之言曾無經國之効自惟三必匪久安願解貳於  
黃樞請分憂於紫塞庶供粗使聊謝輿言伏蒙  
皇帝陛下舜聰弗違堯言斯布假禁庭之要職居  
郡國之長人兼領使名復重邊寄進退以禮足為  
儒者之榮本末可言盡出大人之造敢不砥礪風  
節佩服訓謀不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

副委遇之本意酬保全之大恩

遺表

臣聞生必盡忠乃臣節之常守沒猶有戀蓋主恩  
之難忘輒忍須臾之期少舒迫切之懇痛靡自覺  
辭皆不倫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從學游心儒術  
決知聖道之可行結綬仕塗不信賤官之能屈纒  
脫中銓之冗遽叅麗正之策耻為倖人竊論國體  
昨自明肅厭代之後陛下奮權之初首承德音占  
預諫列念昔執卷惟虞無位之可行况今得君安

敢惜身而少避閒斥江湖之遠旋塵侍從之班大  
忤貴權幾成廢放屬羗臣之負險顧將列以難裁  
乃副帥權仍峻使任亦嘗周旋戰備指目地形力  
援定川之師始期遇敵誓復橫山之壤亟逼講和  
雖倣必取之功多彌未然之患預中樞之密勿會  
不獲辭叅大政之幾微益難勝責自念驟膺於寵  
遇固當勉副於倚毘然而事久弊則人憚於更張  
功未驗則俗稱於迂闊以進賢援能為樹黨以敦  
本抑末為近名泊忝二華之行愈增百種之謗上

繫天聽終辨衆說因懇避於鈞衡爰就班於符竹  
一違近署五易名城雖聖恩曲示於便安柰神道  
常惡其盈滿請麾上穎蓋遭拙亦之未平息鞍東  
徐益覺靈醫之不効唯積疢之見困非晚歲之能  
支神不在形氣將去幹冥冥幽壤倏為長往之期  
穆穆清光永絕再瞻之望肝膽摧落精魄飛揚然  
臣起于諸生歷此華貫雨露澤於數世圭組煥於  
一門有如臣焉足為榮矣當瞑目以無憾尚貪生  
而有云蓋念所惜者盛時所眷者明主雖性命之

際已能自通然君臣之間豈易忘報但無怛化以  
竭遺忠敢憚陳於緒言庶無負於沒齒伏望陛下  
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  
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於必行尊崇賢良  
裁抑僥倖制治於未亂納民於大中如此則不獨  
微臣甘從於異物庶令率土永寢於淳風言逐涕  
零命隨䟽殞臣無任惶懼戰惕之至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臣淹言伏蒙聖恩特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

士知鄧州者游進榮階往臨善壤允為克渥彌集

震驚臣

中謝

竊念臣立跡本孤逢辰甚盛以芻言

罔避擢登侍從之班以睿獎素隆選預弼諧之列  
乏增君之善道寡措國之令謀無補當時自安何  
地遽上借麾之懇實畏在梁之譏俄奉明恩曲加  
異數假職名於祕殿領使軌於邊藩由朝廷之威  
靈屬羗戎之欵順方露便安之請忽頒霽霈之私  
青鎖是登朱轡載啓臣績未著合陳三讓之封君  
命已行懼致再言之黷進退惶惑不知所裁此蓋

伏蒙 皇帝陛下天造曲成皇暉久照敦川澤并  
包之量法山雷善養之經憫其勤勞致諸安逸示  
中外之一體保君臣之至權臣敢不寅奉朝經躬  
修民政孜孜共理少望於前賢蹇蹇一心無忘於  
大節臣已一面起發赴任次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臣泚言近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慈以臣等在中書  
日行遣李曇男公事不當特放罪者具位之材早  
虧於國論大明之照終示於天慈爰霽震霆允為

渙汗臣中謝向以昧陋參于幾微心則首公智非  
周物日視四方之奏類多庶獄之疑而有告訐以  
言情偽未究妖兇既斃證左弗完上開三面之仁  
在刑惟恤僉重一成之議至失不經多歷歲時尚  
騰牒訴伏蒙 皇帝陛下川澤廣納日月委臨察  
其無他怨茲不及天地之私至大丘山之戴何勝  
敢不再省前尤一心後效少贖失中之咎用敷報  
上之誠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鄧州謝上表

文正公集 卷之十四  
臣仲言伏奉制命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軍州事已禮上訖瑣闈清品穰都善地處之甚重惴然若驚臣中謝竊念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干及親之祿俄有得君之遇啓沃無隱出處惟命持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頃以忝犯塞朝廷盱食起臣思過之地援臣禦戎之策徃罄死力敢圖生還夙夜一心首尾四載僅免興尸之禍終無克敵之勲一旦召還五章陳讓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煩詔音促登樞右改叅大政俾竭

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身者切齒尚循默之體則愛國者寒心退孤上恩進歛群怨誠難處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方陳預備之策俄覩綏懷之事適宣霈澤以安黎元臣以患肺火深每秋必發求去互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醫藥存養晚年伏蒙 皇帝陛下天覆地生雲濡雨濯進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舊淳政事絕簡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實繫寬大之朝將幸康寧之福敢不孜孜于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里

上酬聖造少罄臣誠

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

臣仲淹言奉勅就知荆南府續准中書劄子奉聖旨  
允所乞依舊知鄧州者明命已行輒希改易危誠  
既露俄遂便安臣志獲宣天慈何報臣中謝臣涉  
道素淺立身最孤早由睿括之知荐更繁劇之任  
頃升近弼思副上心以道直前雖危不避竭肝膂  
以論事犯雷霆而進忠未酬天地之恩已掇風波  
之議尚蒙聖渥俾守善藩忽此就遷實隆倚任臣

以本朝盛德優禮近臣多處京輔之間以存國體  
之重而又子有疾恙日常憂虞復困道塗仍遠醫  
藥遂至再三之瀆庶通萬一之情伏蒙 皇帝陛  
下曲軫洪私特回中旨許留舊治免涉長川蓋推  
體貌之恩曷副照臨之意敢不拳拳民政戰戰官  
箴誓堅介石之心仰答高穹之造

杭州謝上表

臣仲淹言昨奉勅就差知杭州軍州事已到任禮上  
訖江海上游東南巨屏所寄至重為榮極深臣中

謝竊念臣生稟迂踈親逢明盛居常苦節動必危  
言踐揚諫諍之曹傾盡諮詢之地至於徃司戎事  
屬當元帥之權入奉聖謀爰厠大臣之列有致君  
之素志乏代天之懿功魏相之數陳便宜頗蒙納  
用汲黯之多犯顏色敢憚見踈雖遼隔於明天亦  
荐分於善壤共理吳會之域奉揚唐虞之風跡雖  
遠而獲安年已高而就逸此蓋 皇帝陛下天施  
廣育海務兼包寵優舊臣恩全晚歲臣敢不抱公  
忠之節始終弗回體肝吳之憂遠邇咸一又茲方  
面副于宸心

### 謝賜鳳茶表

臣仲言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

臣賜臣鳳茶一合者久離帝右曷測天衷異恩一

臨群疑盡決臣中謝竊念臣至誠許國孤立事君

屢觸雷霆之威數蹈風波之險一心自信三黜寧

逃方安江海之情敢覲雲天之問伏蒙 皇帝陛

下仁存舊物澤被遠臣聖訓丁寧皇慈委曲念犬

馬之微志錫龍鳳之上珍馨掩靈芝味滋甘醴濯

五神之精爽祛百疾之冥煩允彰仁壽之恩特出  
聖神之券謹當餌為良藥飲代凝冰思苦口以進  
言屬清心而守道上酬君父旁贊神明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竊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尚書禮部侍郎依前充  
職者渙渥自天震惶無地循牆弗獲致寇是虞臣

中謝

伏念臣布素寒姿斗筭微器初縻下士之祿  
忽塵上聖之知歷升近班嘗預大政深自感激詎  
為因循仰祖宗之謀請行故事懷社稷之計動發

危言雖欲必盡其心奚能久安於位遽彰無狀誠  
合有誅而聖意始終天慈曠蕩尚寘名於秘殿復  
蒙幸於善藩大拙云藏人言用息莫聞課最敢覲  
龍光伏蒙 皇帝陛下雷霆霽威日月還照未忘  
圖舊不次推恩擢登宗伯之曹上應文昌之緯職  
命如故爵數甚隆徒執讓以弗諧止服榮而為懼  
臣敢不夕惕三省寅恭一心進則盡憂國憂民之  
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上酬聖遇用竭愚衷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臣澮言伏覩朝廷行明堂宗祀之禮誕告天下臣守在遠方不獲榮觀大慶思有補益輒茲狂易臣

中謝

臣聞易曰大觀在上言天下所觀在國家之為也自古國家興行風教使天下觀之必先乎廟周人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以示天下尊親之道漢顯宗永平二年春正月祀光武於明堂其年冬十月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五更以二卜石祿養終厥身前史紀之為令王之盛節伏惟

皇帝陛下稽古奉先行明堂大禮尊奉三聖配帝而饗普天率土咸知舞抃至於三老五更之典最為盛德宜可兼而行之如前兩府老臣惟太子太保杜衍太子少傅任布在焉衍直清忠蓋勤勞弼亮布廉潔不渝止足知退皆可備三老五更之選儻朝廷以禮大數煩難於並舉亦可召至俾陪觀大禮及覃慶之際特加恩獎是亦兼行養老之典也臣又覩工部侍郎致仕郎簡執節清素處心雅尚優游泉石樂於吟詠今八十三歲精明不衰月

文正公集 卷之十四 十一  
俸之餘不治生業此則臣所目見之也而歸老十  
餘年不曾遷改亦無錫賜况天下似此近上老臣  
甚少不難旌獎如郎簡則去京遙遠難行召命可  
遙均三老五更之慶伏望聖慈稽考舊章特加恩  
禮自餘致仕官亦乞朝廷別賜推恩寔當尊親之  
朝兼行養老之典足以表大禮之盛彰上聖之仁  
興天下之孝悌光擢紳之耆舊史官書之為陛下  
之至德曄曄于千古平冒天威臣不任大願

青州謝上表

臣澣言奉勅就差臣知青州充青淄等州軍安撫  
使已到任交割勾當者海岱之區地望攸重岳牧  
之任邦選甚隆拜命以還戴榮而懼臣澣中謝竊

念臣賦才寡薄抱節孤危會遇不倫進擢無狀發  
言多忤非輕去明主之恩觸事為憂所重在太平  
之業涓塵未補覆載何酬尚玷鴻私屢加優寄漸  
茲衰朽期以退藏伏蒙 皇帝陛下天量庇全聖  
衷收采改此劇藩之守謹諸連帥之權臣敢不逾

屬夙宵度分旰晷體九重之深造安千里之含生  
上副聖求少圖忠効

范文正公集卷之十五

宋范仲淹希文 著

明康丕揚士遇 校

書

上張右丞書

乾興元年十二月日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  
集慶軍節度推官監泰州西溪鎮鹽倉范某謹齋  
戒選日裁書拜于右丞閣下某聞先知覺後知先  
覺上後覺伊尹之心也哲人傳焉故賢賢相與其

道不息若顯若隱者則惟時爾使伊尹之心邈乎  
無傳則賢賢相廢來代以降豈復有致君堯舜覺  
天下之後覺者哉今有施阿衡之才之道而將博  
其傳者可無眷眷以求其人乎有服膺仁義親逢  
聖賢而未預其傳者可無遑遑以聽於大人之門  
乎敢齋戒以辨之恭惟右丞維嶽降神儀我華旦  
文以鼓天下之動學以達天下之志始乃育大節  
歷小位艱難備思造次惟道踐七諫之清列奉萬  
樞之密府奏議森乎朝聽顧問沃於天心早以位

中司禮嚴百辟人神協贊貳于台宰邠侯之問  
嗟乎恹舒叔相之才著於禮樂而常居以正色動  
惟至誠名可異而道不可屈懷可卷而節不可降  
故昨讓廟堂之高回星象之度能輕人之至重易  
人之至難故道清朝廷名高泰山蓋盡美矣然我  
宋重明累聖與周比隆賢人之業宜衛社稷當復  
正熒煌之座為萬邦之休光四海之景福此右丞  
之才之道之萬一也天下才士莫不稽顙仰望光  
明但仲尼日月之階難為其升爾淹仲何人也可預

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三  
陶甄之末其大幸者生四民中識書學文為衣冠  
禮樂之士研精覃思粗聞聖人之道知忠孝可以  
奉上仁義可以施下功名可存于不朽文章可貽  
於無窮莫不感激而興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  
古之志豈所謂不知量也又昔人云一卷之書必  
立之師豈天下之道無從而正之而可得其指要  
乎神所以雞鳴孜孜望其有獲於此而當世大君  
子以神雕蟲之技而憐之者有矣未有謂神之誠  
可言天下之道者今復更于海隅葭蕩之中與國

家補錙銖之利緩則雁咎猛且賊民窮荒絕島人  
不堪其憂尚何道之可進自惜屬文未達見書未  
博三十為學未獲事大賢人之師周旋其心未能  
受大君子之道其愚不已尚遑遑乎聽於大人之  
門恭惟右丞播洪鈞之仁矜其不肖以一言置於  
左右至於稼穡之難獄訟之情政教之繁簡貨殖  
之利病雖不能辨亦嘗有聞焉似可備僚俊之末  
議且使朝夕執事於前觀之可否如得其誠願預  
教育然後天下之道可得而明阿衡之心可得而

傳使漸會遇之日有益於當時有垂於將來乃右  
 丞之道傳傳而不朽矣昔郭隗以小才而逢大遇  
 則燕昭之名于今稱道黃公天人也其有以跪履而  
 授帝師之道者豈以孺子而捨諸智愚不同人則  
 然矣先民有言曰希聖者亦聖之徒也此庶幾於  
 萬一然干犯台嚴無任狂越戰兢之至不宣漸再  
 拜頓首

上執政書

天聖五年月日丁憂人范漸謹擇日望拜上書於

史館相公集賢相公叅政侍郎叅政給事漸居親  
 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  
 之知為身名之計乎漸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  
 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  
 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  
 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為身名之計乎不然  
 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  
 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  
 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

太平况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  
 之秋也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  
 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淹引而  
 質之况儒者之學非道不談仲淹敢企仰萬一因擬  
 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淹所不言  
 也恭惟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  
 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答先帝之知致今上之  
 美况聖賢存誠以萬靈為心以萬物為體思與天  
 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仲淹竊覽前書

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  
 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  
 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  
 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  
 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  
 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  
 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  
 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  
 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

下以太平矣兵以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  
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  
以平則倚伏可畏兵以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  
教則賢材不克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  
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  
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  
矣賢材不克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  
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  
其道與國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

富為壽數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  
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為血  
為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叅守  
蕭何之規以天下以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為者  
權也今天下以平脩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  
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  
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聖人  
在上老成在右豈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  
仲竊謂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



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者在  
乎舉縣令擇郡守以救民之敝也厚民力者在乎  
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  
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  
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  
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  
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  
救民之敝者何哉仲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  
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

徇已少壯者耻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  
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罰  
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恤游惰不禁播  
執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縣政如此  
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仲恐來  
代之書論得失者謂相府有不救其弊之過矣如  
之何使斯人之徒為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又朝  
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  
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

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軍不甚親民為害亦細此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疇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令錄之人並

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過該恩合入本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入令者鮮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庶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者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行之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兩行之為國

家磐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淹又觀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志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以教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黷之輩非寒素而不糾縱胥徒之姦尅寵風俗之奢僭况國有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

食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為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為掇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為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兩任例升知州柰何在下之時飾身脩名邀其清舉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愆于素持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

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之自斃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者哉近年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又為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乎雖轉運使提點刑獄職在訪察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致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載矣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僚與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使之官宜以宣慶為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墮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得以上聞未舉巡守之禮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

後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  
加恩郡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  
宜比此例如此行之天下郡政其濫鮮矣今一司  
一務猶或舉官一郡之間生靈數萬反可輕授於  
人乎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磐固基  
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  
甚仲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  
速僥倖者兩宮聖人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  
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降非舉不授舉官之責

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  
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  
矣縣令長既得其才然後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  
之財者何哉仲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  
靈既庶使之然矣淹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  
既衆之為累哉蓋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及緇黃  
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  
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  
饑工多竒器以敗度商多竒貨以亂禁兵多冗而

不急緇黃蕩而不制此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  
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  
困乎仲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莩不增而資取者衆  
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  
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川之所出與恩信之  
所給自可較之非淹所敢知也今議更張之制繁  
細非一淹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為性  
以清淨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於言  
而况於民乎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

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

行可於本貫陳牒

必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  
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勿許方遊  
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惇獨助孝  
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  
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  
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  
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  
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庫為常貴武勇之精備

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旋降等  
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詔諸軍年  
五十已上，有資產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  
儲。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  
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  
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  
帛之計，其耗萬億。以漸觀之，自京四嚮千里之間，  
或多寇盜，蓋創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  
掩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  
訓練，既精，寇盜如取，况千里之內，抽發非難。又使  
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  
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  
里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舉  
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  
庶，不破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  
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  
工之竒器，敗先王之度。商之竒貨，亂國家之禁。中  
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

文正公集 卷之五 十三  
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為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今盛朝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播執之家古皆督責今國家有勸農之名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若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

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執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富之壽之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慶為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



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紳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暗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能政百

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者庠序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聖朝之弗救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亦由不務耕而求穫矣今春詔下禮闈凡脩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儻使呈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有講貫者別加考試人必強

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為邦材况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

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墜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虎噬無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為不急之務既在太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嘆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相府建風化之基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

幸甚至於崑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羔鴈弗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為辱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公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群謗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自簿尉兩任有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有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高為之防既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仲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劔邊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劉漢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劔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為福

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耄然已老今之壯者囂而未戰聞名之將徃徃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實下武之際兵寡食足如屯大軍必煩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篲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

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為許下之兵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為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燦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廢學苟有英傑受亦何疑且秦之焚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吳廣豈讀書之人哉况前代名將皆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將家子弟

茂聞韜鈴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川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不云盛乎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書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才之道也又沿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

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衄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搔動朝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之北邊有雲翼招收之軍更可增致作為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焉願相府為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為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乂也今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耻無使中原見新羈之

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至于今受其賜管仲  
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代  
况朝廷之盛德乎漸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  
絕亂之階者何哉盖天下姦雄無代無之或窮為  
夜舞或起為大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為辭幸生靈  
之怨弔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盛之朝  
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氷或戚近撓權  
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綱紀未脩或任使未  
平亦過之漸也漸敢小舉其失以言之國家戚  
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  
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  
啓姦雄之志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  
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黃  
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  
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矣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  
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  
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興久為大蠹或

謂土木之費出於內帑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為之而弗戒也神謂內帑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為軍國急難之備非諂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宮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為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欲重困生靈暴加率歛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內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祿取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今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弗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于羣胥培克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

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  
之過乎蓋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  
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  
此之由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  
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古之  
勲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  
以上奏薦子弟並為京官比於庶僚亦既優矣而  
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孫謂之賞延黷亂已甚先王  
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

何其姑息之如是耶遂使廢序之人塞于仕路曾  
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  
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天下豈以為  
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為百辟之表乎又  
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  
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况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  
教之戶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剝牀  
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  
獨招縉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



任使未平綱紀未脩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  
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為  
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  
非姦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  
塗炭勞則易怨擾則易驍猛將謀臣威信未著况  
邊民尚困邊廩尚乏苟有搔動饋運所艱武備未  
堅狄志可騁既撓之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  
窮而姦雄奮迅鼓舞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  
昭昭焉非止方用之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我

太祖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  
怨姦雄不敢動者何哉一則餘民久在塗炭乍覩  
明盛如子得毋縱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以  
不敢怨也又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  
方動如山壓况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  
臣如雨此姦雄所以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  
時爾今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  
又謂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  
人未之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

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之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必

使脩省其政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脩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國家之災由曆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朝之用心願出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於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宮二省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辯試於行事人焉廋哉往日不

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失祿不幸親今亡矣朝廷或怒之自頂至踵惟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作長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竊以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寬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內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不至乎今縉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耳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冤協先帝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既平可壞其防也今五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為相府惜其時也或曰天下之事猶指諸掌豈相府弗克行乎亦在兩宮之意爾謂人主在上或喜怒生殺或好惡邪正則諫諍之際為臣不易也若乃脩四方之政教正百司之綱紀澄清風俗相府之職也豈必兩宮之意

乎儻相府疑漸之言謂欲矯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豈不能終喪之後為歌為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俞越典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棄而自置於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為身名之計明矣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言論興亡之道非聖主賢相則百不一采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為來代之鑒今日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為國家天下之益不願後之史臣收于簡策為來代之鑒狂菲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下情無任惶恐激切之至不次頓死罪惶恐再拜



